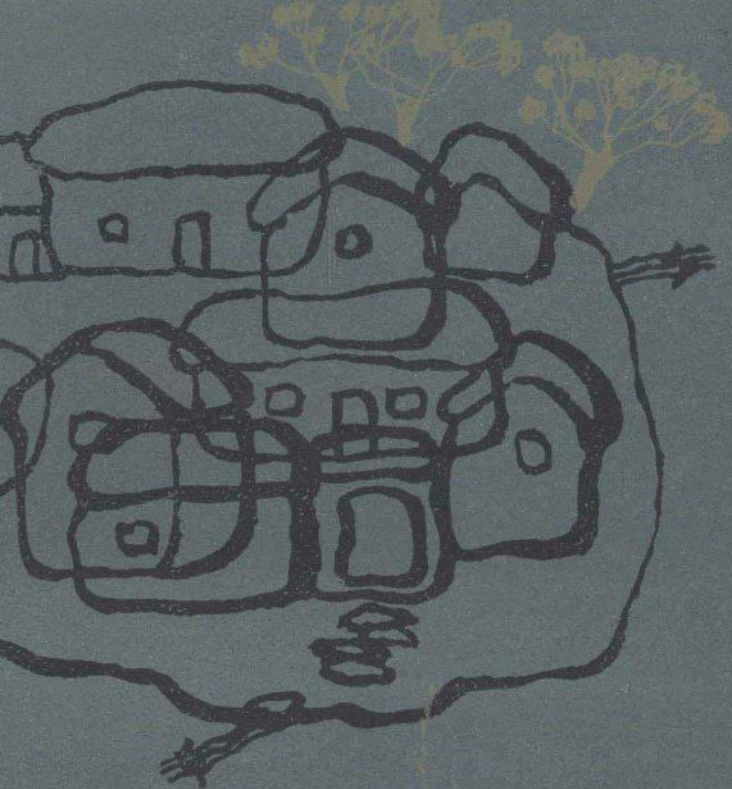




信陽地區短篇小說選

目 次

	华 庄	
管 饭		1
	陈 创	
游 乡		12
弯弯的小路		29
	罗阿波	
永永远远地爱着		42
金色的小鹿		61
	王应夫	
树林，翠绿翠绿		71
	陈永萍	
落叶的回忆		80
位 置		91
	董晓宇	
锤的歌		98
晨光里		115

肖定丽

春之诱.....128

徐 放

春雨中的和声.....142

靖 剑

鞋子，那双鞋子.....150

幸福的志妞.....161

余道金 蔡传喜

心灵深处的爱.....174

韩 燕

夜 旅.....184

祝 凯

月光洒满船上.....190

宋之栋

扫帚哥儿们.....206

杨奇峰

我和薛琼.....224

周百义

远去的喜鹊.....233

八 哥.....248

戴志武

竹儿青青翠.....260

	杨芝青	
谁来评理.....		270
	李 献	
我的忏悔.....		275
	刘永胜	
火车上的心理学.....		287
我与她的相遇.....		292
	王大成	
雨 夜.....		295
	马德平	
冬 青.....		312
	王远明	
枫林寨.....		316
	丁 乙	
牛二当八路.....		332
	陆 静	
吉 三.....		348
	简 宏	
三枝花.....		357
	戴文波	
“鳖王”传奇.....		371
编 后.....		380

管 饭

三间南向的草屋，西头垒着锅灶，中间算是堂屋，东头呢，一道夹墙隔着，算是住室，当地习惯叫做房屋。房屋门上挂着一条红底撒花布帘子，只有七成新了。

堂屋和厨房都是黑洞洞的，只有房屋里还亮着灯，石竹青坐在床头上，一边纳底子，一边给孩子们开会。因为整党工作队的老局长明天轮她管饭了，她在做准备工作。

她向孩子们提出要求：儿子玉山早起去捞鱼，作为中午的下饭菜；二娃女和小娃女不准起床，一直睡到客人走后；午饭和晚饭时，不到街上去玩，就得藏在房屋里。总之，不准她们露面，以免客人笑话。还说，明天夜里要开评比会，谁执行得好，就先给谁做新鞋。

前年春天，有个住队干部艾九如轮到她家吃饭，饭菜刚端上，二娃女哭着、闹着要上桌子。艾九如问她：“你想上来？”二娃女怯生生地望着他不敢吱声。他两手一伸，掐住二娃女的腰，往上只一掂，掂过桌面，说：“你看看，你当桌子上都鸡、鱼、肉、蛋呀？也是老腌菜！”二娃女可能没听懂他的话，不过，她懂了那个意思：不让她上桌子。所以，等到把她放在地下，急忙啾啾啦啦地扑到妈妈怀里，回过头去，瞪着小圆眼望他。石竹青呢，也没听出话中音，要说是玩话，桌子上确实没啥好菜；要说他嫌菜少，又是笑着说

的。那句不热不凉的话，那脸半真半假的笑，深深地印在石竹青的脑子里。刚才床头会上的约法三章，就是根据这个印象订出来的。

鸡子才叫第三遍，石竹青就起了床。扎开煤火坐上锅，就拿起笤帚去扫地，扫得光明光明的，八级大风也吹不起一点灰星儿。接着便坐下梳头，镜子里立刻浮现出她的面容：白晰的前额上已经出现了微微的皱纹，略显外飘的门牙，给她带来了自然的微笑。耳朵上有两个戴耳环的小眼儿，小时候曾戴过两颗血骨朵样的刺玫果。想到幼年时代的天真味，禁不住自己也笑了。

梁头上挂着一块腊肉，是过年时特意留下的。石竹青把肉切开，里面红彤彤的，在农村已经算是上品了。而老局长是大机关的领导，啥好东西没吃过，啥好滋味没尝过，可会看得上？话虽如此说，石竹青还是拿出平生的本事来做它。哪个妇女不愿客人夸她的手艺正呢？石竹青把菜炒好，又打开柜子，找出一件老蓝色的干净褂子，罩在袄子上，抻了抻衣襟，就准备去请老局长来吃饭。

收工以后，老局长来吃早饭。记得初到公社时，住队干部艾九如曾向他介绍：在这个队，社员群众同国家干部的关系疏远了。解放前后，群众把干部看成衬衫上的第三个扣子——贴皮、贴肉、又贴心；现在呢？是口袋上的扣子，而且是大衣口袋。老局长听了这话，嘴唇发白，而且在霍霍乱抖，就象有人侮辱了他、他的爹妈和祖先。“啐！”他狠狠地唾了一口，站起来走了。

石竹青正待出门，见老局长已经来了，连忙笑着迎上去说：“我正说要去接您呐，您可来了。”

老局长也笑嘻嘻地说：“从小要过饭，还能摸不到门？”

当地习惯，都让客人走前边，以表示尊敬。石竹青说罢，侧身站在一边，让老局长头前走。当老局长从她身边走过时，她无意间一瞥，看见他的右嘴角上有一点指头肚大的黑痣，显得庄重而威严。对这点黑痣，她觉得很熟悉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只是一时记不起来了。

老局长说着、笑着，走进屋去，稍一打量，拐到锅边，拿起勺子就去盛饭，象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。

石竹青慌了，连忙跟了进去，说：“老局长，您请坐，我来。”

老局长已经摸到筷子走出来，走着说着：“本想叫你盛，不过我这两只手闲得没地方搁。”

石竹青觉得老局长是个爱说爱笑的热肠人，一边摆饭菜一边说：“老局长，您这么大年纪，千程百里来帮助俺，可是辛苦啦！乡下人手脚笨，做的饭菜没滋味，委屈您喝碗清水稀饭吧！”

老局长一看，桌子上干干净净地摆了四样菜：腊肉炒得红明红明的，一股香腊味直串鼻子；鸡蛋炒得松黄松黄的，又搁蒜苗烩成了汤；豆腐呢，细心切成菱子块，炕得两面黄。另外一个农村常吃老腌菜。看了以后，把饭一放，不吃了，指着桌子说：“前天开会不是说过吗？不准格外弄菜，怎么搞这一桌子？快端下去！”

石竹青连忙解释：“有啥菜呀！肉是杀年猪腌的，蛋是鸡子下的，豆腐是豆子换的，没花一分钱呀！”

老局长有点生气了，象训斥自己的孩子一样：“我听说

你是队里的缺粮户。你丈夫去世了，劳力少，孩子多，吃盐打油哪来钱？孩子穿衣哪来钱？一点腊肉吃完了，人客来往的怎么办？以我说呀，黄豆卖它打油盐，鸡蛋卖它撕衣衫，那点腊肉呀，留着待客吃。我看你也不算年轻了，怎么还没学会过日子？！”

石竹青听了，心里一热，这些话她听着很熟悉，她的爷爷从小就拿这些话教育她。爷爷已经去世十六年了，她也是将近四十岁的人了，好久没听到这样的话了，今天又从老局长的口里听到了，她怎能不心热呢？！不过，她说：“老局长，您叫我留肉待客，您不就是客吗？您是俺最亲的贵客呀！”

老局长摇头：“一个锅里吃饭，一块田里干活，一所文化室里学习，你把我当客？！”

石竹青看来，不拐弯下不了台，随即检讨说：“都怨我不是。不过菜既然弄了，不吃也是丢，这顿您就吃了吧，下顿不办也就是了。”

老局长拿起筷子说：“我知道你们的调门，只要一动筷子，下顿保险又来了。”说着，埋下头去，自己吃饭，吃着吃着，忽然觉得石竹青这面容，特别是那双微微外飘的牙齿，十分熟悉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只是一时记不起来了。

石竹青拿着鞋底坐在门里纳，名为纳底子，实际是看老局长的口味：爱咸？爱淡？爱酸？爱甜？下次她好加工去做。可是看了很久，只见老局长不吃肉，不吃蛋，也不吃豆腐，那双筷子直往老腌菜碗里插。当地习惯，老腌菜向来是待客的陪菜，客人很少吃它，所以炒的时候，既没搁油，也没煸烂。老局长的牙口可能不太好了，嚼起来很费劲。石竹青

实在过意不去，就让他吃熟菜，让了几次都被谢绝了。老局长走后，石竹青走到桌子边，看着几碗没动筷子的熟菜，无力地坐了下去。这时房屋的花门帘揭开了一条缝，小娃女露出半个小脸向外偷看，见客人已去，便大胆地走出来，笑嘎嘎地扑到石竹青怀里，石竹青紧紧地搂住了她。

做午饭时，石竹青不敢再炒肉和蛋了，就开始择那不满三指长的鱼花子。先用清水细细地淘去泥巴和草屑，然后一个一个地掐开肚子，挤出肠衣，再用清水淘洗干净，甩了两个鸡蛋清，把鱼搅拌均匀，倒在油锅里，吱吱啦啦地炸起来。鱼花子一过油，黄、焦、酥、脆，连那又尖又硬的鱼刺都变成酥的了。照当地习惯，鱼花子很少过择，淘去泥巴就下锅炕，炕干了添水呼呼，再搁些盐和青叶子，连汤吃。很少搁油，更不用说过油炸了。那样做的鱼不但不卫生，也难吃，象稻壳子一样，糙嘴，而且有股子泥腥味，吃多了还糙心。老局长那么大年纪，又在大机关生活惯了，怎能吃那样的鱼？！

石竹青把鱼炸好，捞起来，就把锅里的油倒在罐子里，控净了，又把老腌菜倒在锅里拨拉。不是炒腌菜一定要搁油，是可惜锅上的油丢了，用腌菜沾一沾。正在这时，老局长来了，见她炒菜没人烧火，屁股一磨，就坐在锅门口烧起来。石竹青一见，急了，说：“老局长，您快去坐下歇歇吧，锅门口烟熏火燎，脏得很！”

“按说呀，你该坐着，我来做饭。”

“噫！看老局长说的，那咋能以呀！”

“咋不能以？今天上午送粪，我装你担，你比我累得很嘛！”

“我们是累惯了呀，您轻易不……”

“你老叫我坐着，啥时能累惯呢？”

“您是局长嘛！”

“局长怎么样？就该石竹青做饭局长吃？谁规定的？！”

她俩说话，随随便便，都是顺口溜出来的，谁也没多加思索。可是到了最后，石竹青答不上来了，“谁规定的”呢？谁也没规定，是她自己的想法，这个想法究竟是怎样形成的？对还是不对？她没有细功夫去考较。她抬头看看老局长，见他把长的柴禾搂在一边，舍不得烧，专烧草末子。一钳一钳夹到锅灶里，用火钳剔开，虚蓬蓬的，虽是草末子，火也烧得哄哄响。人心实，火心虚，看样子他还真是烧火的高手呢！想着，操起锅铲不停地翻动腌菜。

石竹青抬起头，无意间又看见老局长嘴边的那块黑痣，忽然想起了过去的一件事。解放边上，她的爷爷饿倒了，她提着筐子去要饭，要了一天，才要了巴掌大一块嘎巴。“这点嘎巴能救活爷爷的命吗？！”她走着，哭着回家去，走到陈老圩子，看到一队解放军架着机枪，正在打地主的仓库分粮食。一位解放军叔叔担了满满两箩稻谷，翻过山包，送到她家山棚里。爷爷见了，声气乱颤地说：“娃女，快去搬块石头让你叔叔坐下歇歇。”就在这个时候，忽然东边枪声响了……。那位解放军的嘴边，就有这么大一块黑痣。“眼前的老局长是那位叔叔吗？”她想，有点象，又有点不象，弄不准，她也不敢冒认。“人家是局长呀，万一认错了，张扬出去，外人不笑我找着‘当官的’认亲吗？！”

“炒干锅了！”

石竹青正在想心事，只听老局长叫了一声，定眼一看，

挨锅的菜都炒焦了，原来她只顾胡思乱想，忘了翻菜，便不好意思的笑了笑，连三赶四地翻了一阵，说：“莫烧了，炒好了，准备吃饭吧。”

老局长拍拍手上的灰尘，走出来坐在桌边问道：“孩子们呢？等他们回来一块吃吧。”

“都玩去了，莫等了，一会饭菜都凉了。”

“一家老少，还能分先后？等会吧。”说着掏出了烟袋，“你有几个孩子？”

石竹青见他执意要等，也只好在一边吱唔：“三个呀，大的是崽孩，叫玉山，下面两个都是女孩，叫娃女。”

“娃女？！”老局长心里忽然一动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在二野当班长，四七年秋季的一天傍晚，为给一个要饭的小女孩送稻谷，稍稍离开了部队，却被土狗子围到一个小山上，两天两夜水米没粘牙，饿得软绵绵地躺在草棵里。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忽然听到草棵响，他以为是土狗子来搜山，急忙坐了起来，抓住了顶膛的三八枪。仔细一看，原来是那个讨饭的小姑娘：飘飘的牙，耳朵上带了两颗血骨朵样的刺玫果，把一块夹着老腌菜的嘎巴塞到他的手里。她的爷爷就叫她小娃女……

“那个小姑娘是眼前的石竹青吗？”老局长想。看脸面，特别是那飘飘的牙齿，似乎十分象，可是她的女儿叫娃女，“哪有女儿和妈妈同名的呢？不是！不是！”想到这里，老局长的心又平静下来，只是喃喃地说：“啊，叫娃女！”

“哎！——”没想到从房屋里传出一个清脆的奶音。

老局长听到房屋里有人，伸手揭开花布门帘一看，只见两个小女孩并排坐在一条小板凳上，大一点的正在去捂小娃

女的嘴。老局长笑着向她们招手，小姊妹俩瞪着小圆眼不动也不吭。直到石竹青来叫，才慢慢走出来，象犯了大错似地偎在妈妈腿边。老局长拉住她们的手，问道：“恁都叫啥名字？”

“我，二娃女，妹，小娃女。”

“你为啥捂妹的嘴？”

“她要说话。”

“人家长着嘴，为啥不叫说话？”

二娃女翻眼望望石竹青：“妈说，家里有客。”

“啊，好孩子，有客也叫说话，”老局长说着，拍了拍她的头：“来，来吃饭。”说着只见玉山也放学来家，便起身盛饭，一人一碗递到手里，最后自己也盛了一碗。

石竹青觉得老局长并不嫌孩子，才算放了心，连忙把菜摆上，依旧纳着底子看他们吃饭。只见老局长的筷子依然只往腌菜碗里插，那碗炸得黄焦酥脆的小鱼，他象没看见一样，连动也不动一下。石竹青急了，让道：“你吃那鱼花子呀，那不是买的，是玉山搂的呀！”

老局长反问道：“你们平常都吃炸鱼？”

石竹青说：“今天原是您来了嘛！”

老局长：“你还把我当客待。早起不是说过了吗？你们吃啥我吃啥，平常吃啥还吃啥。”

做晚饭的时候，石竹青作起难来。四个菜不吃减成两个，两个菜也不吃，怎么办呢？难道真的只做老腌菜吗？山沟里水寡，几天不吃猪油就糙心，胃里直翻清水，老局长那么大年纪，初次下乡，只吃老腌菜，长远下去怎么受得了？俺还指望他领俺大干呢，万一身体垮了可咋办呀？！想来想

去没办法，只有做老腌菜。因想到老局长的牙口不好，就先套锅煨，煨烂了，捞起来，滤去咸水，细细切碎，然后多搁猪油，仔细地爆炒起来。

老局长来了，看见桌子上只有一碗腌菜，而且炒得油花花的，脸上很高兴。他自己动手盛了三碗干饭，两个竹盂，一齐把来放在桌上，叫玉山、娃女和竹青都来坐在桌子边，白米干饭就腌菜，热热和和地吃了个饱，活象一家子。

吃了饭，洗了碗，老局长掏出烟袋来吸烟，石竹青也拿起底子纳着，孩子们偎在她的身边。老局长随随便便地问道：“竹青呀，你的女孩怎么都叫娃女呢？”

石竹青笑着说：“是我们这里的习惯，男的叫娃娃，女的叫娃女，直到上学才起个大名字。”

老局长也笑了，说：“腊肉汤下挂面，油盐（有言）在先，你可莫怪我老头子。照这样说，你也该有个小名字呀！”

石竹青笑得象个小女娃，说：“也叫娃女呗！”

小娃女听了，望着她的姐姐说：“娃女，嘻嘻，妈妈也叫娃女！”

“莫打岔！”玉山瞪了她一眼，小娃女连忙收住笑，绷起脸来。

老局长把椅子向前挪了挪，依然随随便便地问：“旧社会，这里的妇女也戴耳环吧？”

石竹青停下活计，回想着说：“那时候，当官的姑娘戴金的，地主家姑娘戴银的，富户家姑娘戴珉琅的。我们没啥戴，只能戴个刺玫果。”说着，又天真地笑起来。

老局长又把椅子向前挪了挪，问道：“你的父母是什么

时候去世的？你有个爷爷吗？”

石竹青的笑容陡然消失了，她的心呀冬冬乱跳，什么礼数都顾不上了，她没有回答老局长的问话，反而直筒筒地问道：“老局长，莫见怪。年轻时候，你当过解放军吧？！”

当他们互相说明了情况以后，石竹青简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她忽然放下底子，一把搂住小娃女，跑上去塞在老局长怀里，激动地催着说：“小娃女，叫爷爷！快，叫哇！”

小娃女翻眼望着老局长：“爷——爷！”

当老局长起身要走的时候，石竹青拦住了他，同时跑到厨房里，铲了两块嘎巴，夹了一兜腌菜，塞到老局长手里，望着他的眼睛说：“夜里开会时间长，饿了吃一点！”

老局长毫不推辞地接到手里，觉得分量很沉重。他仔细地打量着石竹青，心里想：“象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，不论在什么时候，总想把自己的心尖子摘给我们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！”

油灯下，床头上，石竹青纳着底子给孩子们开评比会。她想了想，对孩子们说：“你们表现得很好，都该穿新鞋，只有妈妈应该检讨。”

孩子们不以为然。在他们眼里，妈妈是最美的形象，她怎么能作检讨？！

石竹青自我检查说：“妈妈不该把老局长当客人。他不是客人，是自己人，是你们的亲爷爷！”

小娃女插嘴了：“亲爷爷？他为啥不吃肉？肉香呀！”

石竹青答不上来了。在战火纷飞的年代，他打地主仓库里分粮食给我们，在春风送暖的日子，他又来领我们向天地

要粮食，他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呀？！只是为了嚼那嚼不动的老腌菜吗？！

（选自1978年第5期《河南文艺》）

游 乡

晋江出木匠，惠安出石匠，莆田出剃头匠，福州出钟表匠，我们县，出的是铁匠。过罢正月初一，看了十五花灯，父亲收拾好铁担，和我商量道：“跟我去打铁吧。”象我这样三次高考都名落孙山的高中生，不会做田，又不甘心趴在山沟里受寂寞，还能到哪里去？本来，父亲指望我高考得中，然而我没有本事。他只得拾起停下好几年的旧营生，以垂老之躯，领我出门，想把铁匠手艺连同他的“字号”传给我。

父亲是当然的师傅，我便是学徒了。这里的习惯，师傅只叫一个“师”字，是尊称；学徒则叫“师仔”，带着轻蔑的意味。好吧！一头是铁砧、锤钳，一头是铁炉、风箱，担在肩上，我踏入社会，走向生活。

当父亲把装着锅、碗、铺盖的担子放在大榕树下时候，洪厝村的大人小孩一齐围了过来，浪漫主义的旋律顿时在我心中协奏起来。我又兴奋又难堪。这是我新生活的第一站。从这里开始，我们要象吉普赛人那样，游遍东海边上的一带侨乡。

这里是父亲的老根据地。从他十四岁当师仔起，半个世纪以来，他就这一带谋生。谈起五十年风风雨雨游乡打铁的生涯，他简直眉飞色舞：“从我手里出去的铁器，数也数

不清。哪家哪户，没用过我的家什？锄头、阔嘴（镢头）、柴刀、煎匙、门栓、番薯撬……凡是铁做的，摸摸‘正山’字号，都是我的。”

出名的铁匠都是讲字号的。“正山”便是父亲的字号。每做成一件铁器，他使用一个小小的长方形铁印，在上面打下“正山”二字，正象王麻子、张小泉剪刀上的刻字一样。乡下人评论某人的手艺好、质量高，乃至守信用、讲义气，就说某人“字号好”或者“好字号”。他们认字号做铁器、买家什。“正山”字号在这一带叫得很响，父亲的真名实姓反而被遗忘了。

“呵，老正山，几时出来的？好几年不见了，身体还这么勇！”

“正山师，坐，坐，”有人搬来椅条，泡好酽酽的“铁观音”，一小盅一小盅列阵似地摆在椅条上。“吃茶吃茶！这些年，大家都在叨念你。”

“喏，吃糕，配茶。自我嫁到洪厝，你的铁担就常来，不见老，不见老。”一个老阿婆瘪着嘴，含混不清地唠叨着，手里托着一盘糕，送到父亲面前。

大家只顾围着父亲问长问短，把我凉在一旁。我乐得自在，坐到榕树的虬根上，拿衣襟搨风。阳春天气，已经有点热了。

“这个是你的师仔？”人们终于发现了我，找到新的话题。“好个头！”

听到“师仔”二字，我脸红了。两三个姑娘偷眼望着我，从头上取下竹笠，往眼前这么一遮，几张脸躲到后面“吃吃”地嘻笑。我的脸更红，下巴碰到胸坎上了。